

書寫中國的異鄉人

韋謹德

Adam Williams

韋謹德懷念從前抽煙的日子，常常讓來家裏抽煙的客人到他的書房裏去，「讓我聞聞味道！」問起過往驚險且浪漫的三十餘年，他手一揮，毫不猶豫道：「全都是浪費。我最後悔的有兩件事，一是讀了牛津的英國文學系，二是去了當記者。」那麼甚麼叫正確的人生呢？「我看過最美的東西——日出的第一道光、落日的餘暉、沙灘上游走的小蛇、追着影子的狗……這些都比較重要。可惜我沒有太多時間放在這些地方。」



韋謹德
(Adam Williams)

小說家、商人、旅行探險家。1953 年生於香港，現任英國怡和洋行中國有限公司首席代表，曾為中英商會會長，獲頒發大英帝國勳章（OBE）。已出版的小說包括：《The Emperor's Bones》(乾隆的骨頭) 等中國三部曲。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的《煉金術士之書》，被譯成世界上 15 種主要語言出版。

韋謹德作為一個地道英國人，卻總是寫中國人，看起來一切與他不那麼相干的人，且把這些人物放諸在歷史的迷霧與交錯中，借他們的愛恨情仇，描述人與時代的故事。「你個老外為甚麼總寫中國人？」常有人這樣問他。在他的名作中國三部曲：《The Emperor's Bones》(乾隆的骨頭)、《The Palace of Heavenly Pleasure》(天樂院) 和《The Dragon's Tail》(龍之尾) 中，從十九世紀滿清政府下的傳教士、醫生、間諜，寫到軍閥割據、布爾什維克進中國和國共戰爭，接着寫毛澤東時代的冷戰、土改和文革，終結點則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。他寫那些富於幻想精神和十足野心的外國人與中國人，他們在大時代之下的抉擇，他們如何愛，如何恨，異鄉人與本土人是如何跟熱愛的土地糾纏。

「整個二十世紀是甚麼人的世紀？我認為是中國人的世紀。並且，為甚麼英國人不能寫中國的故事呢？在我的眼裏只有人。」

韋謹德在香港出生，他與中國已有着命中注定的關係。1903 年，他的外祖母凱薩琳在天津出生，從此他家族裏的三代人都在中國出生。他有着火燄色頭

髮的外祖母是《The Emperor's Bones》女主角凱薩琳的原型，代替他重溫了對外祖母青春時代的想像。那女孩美麗多情又果敢，像小說《飄》裏的亂世佳人，她投身於異鄉的革命中，將自己放逐到東方的土地上。

他透過這樣長篇的書寫試圖摩娑他家族與中國的關聯，他們四代人，每一代都經歷着中國的變革，每一代人在這裏都有希冀和失落。

想像平行世界另一邊

韋謹德對香港的最初記憶是隨父親出海，他有時爬上桅杆，有時躍入海面，他總記得那船上是衣香鬢影觥籌交錯，他遠遠地望向海岸的樓宇。島，是陌生的亦是熟悉的。

他是典型的富家子弟，父親是遠東貿易公司的代表，也曾擔任香港賽馬會主席，整個家族與英國皇室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。他是英國人，但目光所及又是與他看似毫不相關的中國人。

他也曾隨父親到過日本生活，亞洲文化滲透在他最初的記憶裏，世間萬物總與神靈相關，比如太陽和月亮同時出現時，意味着猴子和狐狸正在結婚。小時

他相信這個，所以把很多事物都幻象化了。

但那些生活好像總是與海那邊的中國大陸無關。他少年時曾跟夥伴一起去到邊境看對面人頭湧動的紅衛兵，他們好像與自己生活在兩個並列的平行世界裏，他們想影響這邊的土地。他看到人如何偷渡，筋疲力盡後死在海裏。1968 年，和其他時髦的學生一樣，他也買了一本毛澤東語錄翻閱看。

他並沒有逼切地想要理解這邊的大陸，而是像他家族裏所有人一樣，先是回到英國接受教育。在牛津大學文學系中學習，讀通了所有偉大的文學之後，他認為是一種傷害：「那我還怎麼寫？」和所有有教養家庭的子弟一樣，他在大學裏也過着清貧的生活，教書的薪水低且勞累，他用賺來的錢去周遊世界。那時他最感興趣的是南美洲，和朋友們一起走遍了那裏的土地，他也曾在威尼斯的商船上當水手。

他沒有存夠去撒哈拉沙漠的錢，呆在倫敦無所事事時，父親寄來一張機票，讓他重新回到香港接受中文教育。他當時寫稿能有每個月四千元的收入，三千五用來付房租，其餘的五百，書和電影佔了全部開支。「年輕時還能想要甚麼？又窮又快樂，酒、性、

電影和音樂，就夠了。」

1976 年韋謹德去了台灣，為電影公司編譯字幕，為《南華早報》擔任記者，交了台灣女朋友，日子仍然是窮歡樂。在台北居住三年後，他決定帶着新婚的台灣妻子回到倫敦，「只是為了讓她知道英國是甚麼樣子。」他們特意從北京和廣州轉機，好讓他看清大陸到底是甚麼模樣。那是 1979 年，所見之處一片荒涼。一到英國，他父親在商界的朋友紛紛為他提供工作，他卻覺得：那樣的工作蠢死了！雖是世代金融家族裏的長子，韋謹德嚮往的生活仍是冒險與寫作。他自己找了份油漆的工作，幾天後就被炒掉了。

寫作中認清真我

不能逃脫的宿命是他仍踏入了商界，1985 年以英國航空電子公司代表的身份到了中國，在上海住了兩年後，搬進了北京的長城飯店。他所拿的英國年薪使他在當時的中國一步登上巨富的階層，他在這個窮國家裏享受到最好的一切。「可是誰知道二十年後中國會是這個樣子？」他本打算只住兩年，以便能像個真正的作家一樣，用旁觀者的身份觀察這個國家的生活。這個英國人，他一生的至愛與回憶都將存留於此。

直到做了英國怡和公司的首席代表，他仍然認為能讓他辨別人心的事情就是寫作。「只有當作家的時候才是真我，只有寫作時我會覺得自己是個神。」

「我也很奇怪為甚麼我賺那麼多錢，我不是一個有野心的人，而是個笨人，並且對財富毫無慾望。但如果時光倒流，我能帶着現在的智慧回去，我仍會在年輕的時候賺最多的錢。富有能讓你更自由。然後，就是冒險和寫作。」

1995 年他騎着駱駝穿越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；1999 年開車穿越了阿富汗境內的興都庫什山脈；2000 年駕着老爺車用 40 天從倫敦到北京。1997 年他啟筆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的《煉金術士之書》，往後十年裏完成中國三部曲。

母親賦予的自由

為甚麼要寫作？這是所有作家的終極問題。韋謹德的答案是：寫作讓他明白，不管人在世上做了多麼可怕的事情，也必須厚待人，必須接受人。

他用細膩的筆觸在《The Emperor's Bones》裏着力刻劃一個美麗果敢的女性，該人物與他母親的形象相似。「原型是外祖母，但我知道我的主人公身上有太多我母親的影子。」他記得小時候當他闖禍而僕人向他母親告狀時，她那淡然的臉：「所以呢？你想讓我怎樣呢？」

「她給我最寶貴的就是自由。」而母親的傷感柔弱也給他對女性的最初印象，「她那麼美，但企圖自殺幾次。別人不明白她為甚麼那麼富有還要想自殺，但是我知道，因為她這一生無法證明自己是誰。」所以韋謹德這一生對女性都有着敬意，「她們遠比我們聰明。」

他在英國出版了第一本長篇後，在一個英國記者的家庭聚會上，認識了一位身材嬌小而有明亮眼睛的中國女人，「我一直在嘗試教她怎樣寫作和找出版社，怎樣當個正牌作家，她耐心地聽了幾個小時後，笑着離開了。」

後來他知道她是虹影，一個得過意大利羅馬文學獎，在二十五個國家出版過三十部作品的小說家。他先是羞愧，然後暗自讚嘆她的聰明和體諒。

過了許久，他們又在意大利重逢，一場有驚無險的車禍後，他們決定用下半生彼此相愛。2007 年他們的女兒瑟柏出世，虹影正式從倫敦回北京生活。他們在北京寓所舉辦美食與文學沙龍，每個假期他們去周遊世界，成就了兩個志趣相投的人以後的文學之旅與探險。

「你問我是個怎樣的作家嗎？我不那麼成功。因為我的書現在已買不到了。我可能是二流作家的第一排。」韋謹德學毛姆的口吻說。



■韋謹德父親與英國皇室有密切關係。■韋謹德母親是英國名模，她終生的虛無感給童名譽帶來很大影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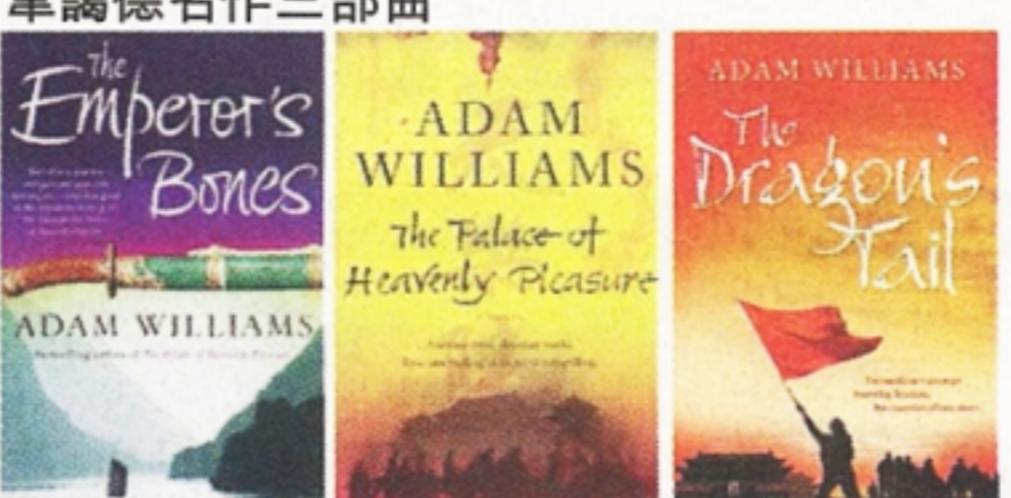


■瑟柏是掌上明珠，她樣貌像祖母，性格熱烈堅韌像父親。



■與太太虹影同為小說家，他自封為二流作家的第一排，而虹影是拿過羅馬文學獎的一流作家。

韋謹德名作三部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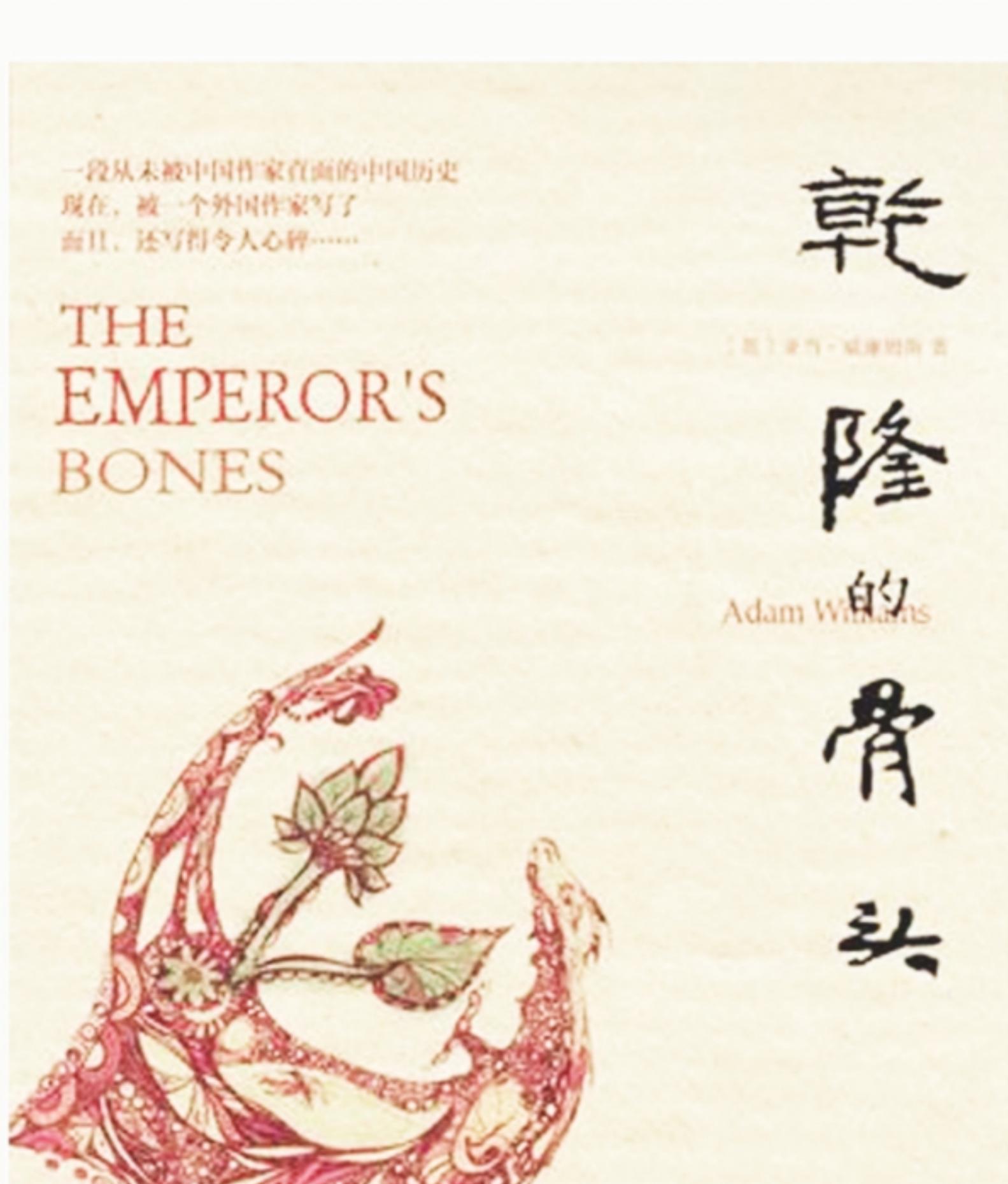
《The Emperor's Bones》(乾隆的骨頭)
《The Palace of Heavenly Pleasure》(天樂院)
《The Dragon's Tail》(龍之尾)

作者 Profile



鞠白玉

編劇、作家、北京滿族人，十年來致力於推介中國當代藝術、詩歌、音樂、獨立電影，訪問超過五百名各藝術領域代表人物。



民国版《飘》女性版《日瓦戈医生》牛津版《滑铁卢》
革命版《色戒》小说版《荒原》
一段从未被中国作家直面的历史